立夏隨筆

准風物談

胡竹峰

立夏，雨，小雨。

立春讓人生柔情，想起冰雪融化，柳枝要發芽了。立夏讓人多盛情，枇杷、楊梅快熟了，荷花也要開了。立秋讓人添幽情，涼風颯颯，樹葉轉黃，心緒也有幾分惆悵。立冬讓人懷冷情，霜來了，雪來了，雪年年都回來，過去的時光卻一去不還。

窗外肥綠濃得快溢出來，枝頭雨滴一顆顆也有翡翠色，月季兀自盛大開着，大鳴大放、大開大合、大手大腳、大模大樣……又爛漫到大徹大悟、大行大市、大吉大利、大富大貴。薔薇也開着，含蓄一些內斂一些羞澀一些。風吹來，綠葉和紅花一起柔柔擺動，喜氣瀰漫。

近日降溫，外出時，料峭的涼意像蚊叮蟲咬一般扎進體內。鼻底隱隱有花香，可惜我分辨不出來。

天氣陰鬱着，居家喝茶讀書。

喝了鉛山的紅茶，喝了徽州的綠茶，喝了福鼎的白茶，讀畢半本新書，又翻了翻唐人《封氏聞見記》。字裏翩然，如玉樹臨風，諸多舊事宛如目見。作者封演下筆嚴謹，精於典章故實，器物文字考訂尤詳，心裁獨抒，落筆徵實，間有醇正之氣，不像時人筆記，大多語涉荒怪。書上說三國時吳國每宴群臣，必定令眾人盡醉而歸，有臣子酒量甚淺不多，吳主孫皓暗中使人以茶代之。孫皓沉溺酒色，好殺戮，暴虐之名驚動中原，居然也有如此體恤的一面。但那人後來還是觸怒了他，被殺頭送了命。

書上還說陸羽著《茶經》，製茶具，言茶之功效，並煎茶、炙茶之法。監察御史常伯熊為其論潤色之，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去江南臨淮縣館，請來常伯熊，只見他着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相看。茶熟後，李季卿喝了兩杯茶才停下。到江外時，又請陸羽來，陸羽着布衣野服，隨身帶來茶具，坐下來，言辭舉止和常伯熊彷彿，李季卿心裏有些鄙視其形狀。茶畢，命奴子取三十文錢以作酬謝。此事《新唐書》亦有記也。

後來陸羽遊歷漸廣，往來又多名流，居然自感羞愧，寫出《毀茶論》。常伯熊飲茶過度，患風疾，晚年也不勸人多飲茶。宋朝有人作詩嘲諷陸羽，說他先是為茶所困，後有毀茶之論。不如脫去村野之服，洗盞烹茶即可。心緒平正，意態健朗，做個賢達的人最好。

古人說，採得早的叫作茶，採得晚的則是茗。唐朝時候，南方人喜歡茶，北方人並不多飲。開元年間，僧人怕坐禪犯困，茶風盛行，俗世互相仿效，諸多城鎮廣設茶舖。茶葉堆積如山，多發自江、淮，車船不絕。

《續搜神記》說，有人生病，能喝茶十二斗，有客人勸茶，他又喝了五升多，頓時吐出一個東西來，形狀像牛的胰臟。放在盤子裏，用茶灌下去，正好裝十二斗。客云：「此名茗瘕。」瘕者，腹中之結塊也；茗瘕者，茶之塊壘乎？

擁抱

明天
也許
金碧輝煌　彩霞滿天
那是
絢麗的夢幻
未來的光環
它們
可能不屬於你

今天
雖然
雜草叢生　荊棘遍地
這是
廣袤的大地
此刻的光陰
它們
牢握在你手裏

快去擁抱吧
用滿腔的激情
用沸騰的熱血
擁抱身邊的親人
擁抱噴薄的驕陽
擁抱寶貴的生命
擁抱美好的今天

藝苑草

解英

「天府建造節」

市井萬象

五月六日，第十屆「天府建造節」在位於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學開幕。活動吸引了台北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西南交通大學、西藏大學等高校的二十四支師生團隊同台競技。圖為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師生團隊與作品《姿態》合影。

中新社

吳冠中心中那座橋

——再談「留法三劍客」之一

東西走廊

閔捷

最近我在北京潘家園舊書市偶遇一批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術》雜誌，隨手翻看時忽然感到一股久違的八十年代氣息撲面而來。在這些舊雜誌裏，我發現了不少吳冠中的文章，如《要重視油畫問題》（一九七九年二月號）《繪畫的形式美》（一九七九年五月號）《虛谷所見》（一九八四年五月號）等。他站在改革開放初期的藝術前沿，大聲疾呼「現代的西方美術要開放」「油畫的民族化一定要研究」等等，他不僅呼籲「融合中西」，也將這一理念深植於他的創作實踐中，不斷探索，走出一條風格獨特的創新之路。

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遊年，早年留學法國的吳冠中，一直致力於在中西文化間架橋，他曾說：「從東方到西方，又從西方回到東方，我的整個藝術生涯都奉獻給中西文化的交融工作。」一九九一年，法國文化部授予他「法國文藝最高勳位」時，時任法國塞紐奇藝術博物館館長的瑪莉一戴萊士．波波在他的畫展開幕式上說：「若非最偉大的，也許是今天唯一的，他成功地融合了東西方兩種文化。」

我曾於一九九四年採訪過剛從巴黎舉辦個人新作展歸來的吳冠中，他介紹了巴黎個展的盛況。自稱「藝術的混血兒」的吳冠中在《致觀眾》中寫道：「我愛我國的傳統，但不願當一味保管傳統的孝子；我愛西方現代的審美意識，但不願當盲目崇拜的浪子，是回頭浪子吧，我永遠往返於東西方之間，回到東方是歸來，再到西方又像是歸去，歸去來兮！」一九九三年，當時的巴黎市長、後任法國總統的傑克．希拉克親手將巴黎市金勳章授予吳冠中。

記得那次採訪中吳冠中說，在他青年時代就讀的杭州藝專（今中國美術學院），學生們覺得法國是他們的「姥姥家」，因為很多老師都是留學法國歸來的，校長林風眠、教務長林文錚、西畫系主任吳大羽——這三位杭州藝專創校時代的「鐵三角」，都是留法歸來的藝術家、學者、教育家，影響了吳冠中一生的藝術理念和創作生涯。所以，去法國留學，是他青年時代的夢想。

儘管因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學校和師生們經歷千里大遷徙，遷校過程艱苦卓絕，吳冠中依然堅持學習法語。一九四六年，二十八歲的吳冠中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以中法交換生的身份赴法留學。在他日後六十多年的人生歲月中，他始終未忘情於巴黎的青年時代，對當年求學時的經歷記憶猶新。他說：「巴黎不是生養我的故鄉，但確是我藝海生涯中學習的故鄉。」

那次採訪之後，我寫了《吳冠中三度巴黎行》的新聞稿，對海外播發後，香港《文匯報》、《大公報》，以及海外多家報紙全文刊登。從此開始了與這位藝術大師的交往。

上世紀九十年代，吳冠中的同窗好友、旅法華裔畫家朱德群和趙無極先後回國辦展。吳冠中將他們介紹給我，我到中國美術館的畫展現場進行了採訪報道。

記得那是一九九七年五月，吳冠中的好友朱德群首次回國辦個人畫展，吳冠中熱情地為老朋友張羅畫展事宜。那次畫展是朱德群五十年來第一次在內地舉辦個人畫展，所以相當隆重，展出了一批非常有分量的作品。吳冠中把畫展的消息告訴我，我在畫展開展之前分別採訪了吳冠中和朱德群。

吳冠中的學生、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吳冠中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劉巨德在一篇題為《尋美的苦行者吳冠中》中說：「吳冠中用形式美的解剖刀，全面地剖析了中國繪畫，找到了中國繪畫形式美的根脈：『韻』。為此，萬物在他心裏都化為深情的詩和抽象的韻，他說那韻其實是『虛』，中國文化講虛以待物，才會有藝術之大美。他悟到了東西方藝術的精髓，深信美是自由的形式。」

一九九九年秋天，文化部為年屆八十的吳冠中隆重舉行了「吳冠中藝術大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的畫展開幕式上，他依然穿着那件隨意的夾克，在一片西服革履中格外引人注目。在他身後，那一幅幅凝聚着他全部心血的畫作，寫就的是他一生的輝煌。

二〇〇二年，吳冠中當選為法蘭西學院藝術院通訊院士。

「一個人在青春期企望的在老年便得到豐收。」這是一則古老的歐洲格言。吳冠中用他一生對藝術的孜孜以求印證了這句話。從少年時杭州藝專從藝，到青年時巴黎美院求學；從「文革」中背着畫箱走江湖，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畫作在美國、法國、日本、新加坡，以及香港、台灣等地頻頻展出，吳冠中以他對藝術的執著追求，精心描繪着他生命的畫卷。

二〇一九年八月，吳冠中誕辰一百周年。香港藝術館和清華大學博物館先後隆重舉辦了吳冠中誕辰百年藝術大展。由著名雕塑家吳為山創作的吳冠中像在兩個展覽上都有展出。雕塑中的吳冠中正在作畫，他微蹙眉頭，凝神屏息，目光炯炯。吳冠中之子吳可雨在香港藝術館吳冠中誕辰百年展上見到這尊雕塑時，禁不住潸然淚下。

香港藝術館吳冠中百年誕辰展策展人司徒元傑介紹說，這尊雕塑表現的是二〇〇二年吳冠中先生在香港藝術館樓頂平台上為觀眾現場示範戶外寫生的故事。雕塑家吳為山先生用寫意、半抽象的手法，創作了一座真實、紀念式的銅像，再現了吳冠中先生的創作風格，也表達了他與香港藝術館的情緣。

吳為山在《吳冠中的藝術生命之線》一文中寫道：「這尊銅像選取他凝神專注寫生、以刮刀塗抹油彩的瞬間……他是一位真的猛士、雅士，是一位不斷向世界尋求美的敏銳者。他在東西方文化融會激盪中，創造了獨具風格的藝術。」

在中法建交六十年之際，回望吳冠中生前孜孜不倦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所做的不懈努力，我們終於看到了他心中的那座彩虹橋。

▲青年時代的吳冠中在巴黎凡爾賽宮前留影。

►吳冠中作品《小桃紅》。

作者供圖

瑞麗一日（上）

自由談

斯雄

很小的時候，曾被一首小提琴獨奏曲《瑞麗江邊》深深地吸引和打動。光覺得好聽，「瑞麗」這個名字本身就很雅，容易讓人產生遐想，至於瑞麗和瑞麗江在哪裏，當時並不清楚。

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參加工作後第一次去雲南，就到了位於雲南西部的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首府芒市的街道以菠蘿蜜等果樹做行道樹，坐在車上看着馬路兩邊樹上掛滿水果，倍感新奇。慕名專程趕去所屬德宏州的邊境小城瑞麗市，確實是夙願已久；泛舟瑞麗江上的時候，耳邊不自覺地響起那段恬靜、優美的旋律。

隨後二十多年，沒再去過。三年疫情期間，沒想到瑞麗一下子衝上熱搜，因為「外防輸入」疫情防控的壓力，備受矚目。加之後來出現的緬北電詐案及緬北戰事，諸事疊加，與緬北接壤的瑞麗受此牽連，難以置身事外。

我一直惦記着盡快去趟瑞麗，一則有點兒重溫舊夢的意味，一則也想看看這幾年各種衝擊下的景象。

二月二十七日，從昆明出發往德宏，下午四點多的時候抵達瑞麗畹町鎮。冬天的瑞麗，白天氣溫都在二十五攝氏度左右，隨處可見的芭蕉樹都很茁壯，有三四米高，熱帶氣息濃郁，的確溫暖如春。

畹町，傣語意為「太陽當頂的地方」，南與緬甸九谷市隔畹町河相望，是我國通往緬甸及南亞東南亞的重要橋頭堡之一。抗戰期間中國戰時唯一「輸血管」和「生命線」——滇緬公路，其終點就在畹町。

中國遠征軍滇緬抗戰的印記，在畹町幾乎隨處可見。日本人入侵，戰亂帶來的苦難，當年中緬兩國人民都飽受蹂躪，苦不堪言，不忍回首。主人先陪我們去看了建在山坡上的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紀念館，館址上原來就有回國抗戰犧牲的南洋華僑機工墓地群。

畹町口岸是新中國第一批對外開放的國家級口岸之一。改革開放之初的一段時間，畹町作為重要的國際通道，率先和緬方開展邊民互市和邊境小額貿易，畹町一時成為祖國大西南最具吸引力的商貿城，被稱作「小香港」。

畹町橋，見證過眾多重大歷史事件。一九三八年初建，抗戰後期被炸毀，現在看到的畹町橋是一九四五年一月由中美工兵聯合搭建的。畹町橋下有畹町河，為界河，是瑞麗江的支流。

因緬北戰事，畹町對面由緬政府軍控制的口岸關閉，畹町口岸客流量明顯下降。我們參觀的時候是下午五點多，口岸兩邊空空蕩蕩，冷冷清清。

邊境城市口岸多，這是瑞麗的一大優勢。第二天早上九時出發，去位於瑞麗市姐告邊境貿易區的瑞麗口岸。瑞麗口岸現有三個通道，「大國門」走人，中緬街「小國門」走邊民，貨物走專門的貨場通道。疫情前的二〇一九年，瑞麗口岸人員總流量近一千六百九十萬人次，是全國十二個千萬級以上流量的特大型口岸之一。

在聯檢查驗中心大樓國門口，只有稀稀拉拉的人群。大約看到我們面帶疑惑，邊檢站的負責人解釋：受三年疫情以及隨後的緬北詐騙案、緬北戰事影響，口岸出入境人數下降厲害，二〇二三年的出入境人員僅為三百五十四萬人次。貨場通道也只有海鮮、甘蔗等進入，量很小。

「今年春節期間的情況怎麼樣？」我問。

「目前已有恢復的跡象。春節期間出入境人員為十二萬人次，今年截至目前已超過九十萬人次。」

站在國門裏往外看，與我方的情況相反，對面緬甸入境口擠滿了排着長龍等待入境的緬甸人。

「因為緬北動盪，現在緬方入境的多，我方出境的少，反差比較明顯。入境的大多是來購物、打工或者做點小生意。」邊檢站的負責人說。

在口岸聯檢大樓前廣場的兩邊，商舖林立，見得最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免稅店。陪同我們的范雲波，是雲南自由貿易試驗區德宏片區管委會副主任兼瑞麗國家開發開放試驗區綜合辦公室副主任，一邊帶我們逛免稅店，一邊介紹：疫情之前，瑞麗邊境貿易發展迅猛，免稅購物火爆。瑞麗口岸註冊的免稅店有四十多家，現在開業的只有十六家。

走進國門左側一家設在二樓的免稅店，裏面的化妝品、藥品、煙酒以及各類食品琳琅滿目，最搶眼的應該是日韓的商品。我試着找一款以前服用過的日本產護肝解酒的藥，這裏果然就有；范主任又推薦了一款日本產的胃藥，粉末狀，說是治療胃病很靈。兩樣我各買兩瓶，據說比市面上購買要便宜一半，不知確否。

我問緬甸人都喝什麼酒。范主任說，他們過去依照英國人的傳統，主要喝威士忌等洋酒，現在也開始喝中國白酒，但他們所說的中國白酒，就只是指茅台。

「啊？起點這麼高？」大家都在笑。

「當然，一般緬甸人是消費不起的。」范主任也在笑。